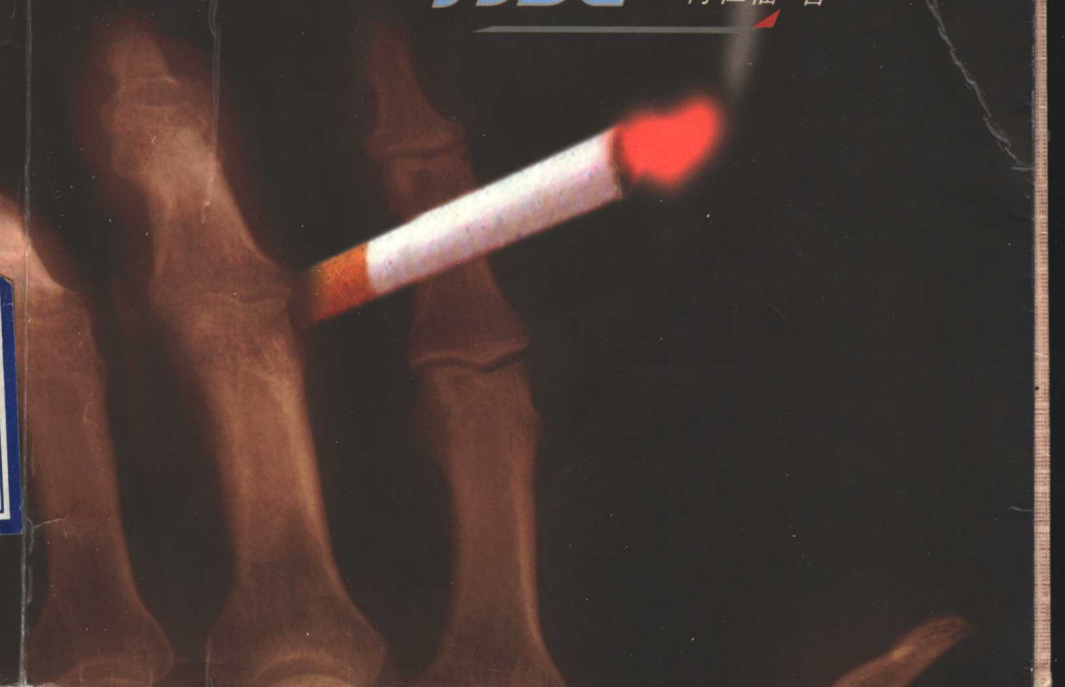


细说官场小人物的升迁之途曲折迷离
详叙机关边缘人的成败得失一波三折

腹心

肖仁福 著



心腹

肖仁福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腹/肖仁福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1

ISBN 7-5354-2640-9

I.心…

II.肖…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969 号

责任编辑:尹志勇 责任校对:邓 薇 梁 风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印数:40001—45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自序）

我总觉得有些民间话语是很值得玩味的。比如说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亲信和知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知之颇深，遇事不用明言，一个眼神一个小手势，甚至不用眼神和手势，也能心知肚明，心领神会，民间常说这个人是另一个人肚子里的一根虫。

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地道了。

我在这本小说里所叙述的心腹，其实就是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

这根虫当然不是天生就藏在领导肚子里的，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才钻进去的。那么怎样才能如愿钻到领导的肚子里去呢？说穿了就是要有钻劲，要能铆足劲死命往里钻。当然仅仅有钻劲是不够的，还要掌握钻的要领。钻的要领一般有三：一是要尖，二是要硬，三是要善于寻找下钻的地方，一钻一个准。尖要尖如麦芒，尖如蜂刺，再细的孔一钻就入，没有孔也要钻出孔来。不过光尖还不行，硬度不够，一钻就断，那也是钻不出什么名堂的。人身上最硬的地方大概就是脑袋了，人们所谓的花岗岩脑袋，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只要削尖脑袋，必然钻有成效。如果削尖硬如花岗岩的脑袋还钻不进去，那就要考虑钻的方法是否得当，得另外寻找恰当时机和新的突破点。有些领导也许确是用铜铁特制的，也大可不必气馁，铜身铁体也会留有软肋等着你下钻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钻而不舍，铜铁可入。

钻进领导肚子后，还不能算是大功告成，还得经过一番历练，使出浑身解数往深里钻。说白了，要能思领导之所思，急领导之所急，忧领导之所忧，乐领导之所乐。领导想不到的，你先想到；领导想到了的，你已给领导做到。领导的爱好就是自己的爱好，领导的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领导的前程就是自己的前程。还要善于把领导的上级当成自己的上级，把领导的朋友当成自己的朋友，把领导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敌人，把领导的仇恨当成自己的仇恨，把领导的爹妈当成自己的爹妈，把领导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儿女，惟独不能把领导的老婆和情人当成自己的老婆和情人。

大凡领导肚子上的虫，并非仅仅是为了做虫，因为再伟大的虫还只是一根虫。做虫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成龙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龙都是虫蜕变而来的，没做过虫就想成龙，那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龙有大有小，小龙在大龙前面其实还是虫，虫变成小龙之后，只有继续做大龙肚子上的虫，才有可能变成大龙。机关里的人说谁提拔了晋升了，叫做进步。进步就是自进到步，先钻进去做虫，然后步步高升，由虫而为龙，由小龙而为大龙，这就是唯物论，也是辩证法，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这个铁律。

我在《心腹》里叙述了虫怎样钻进局长肚子，终于成龙的过程。当然只是成了一条小龙，本来是有成大龙的可能的，但最后还是成不了。成小龙在人，成大龙在天，那是没办法的。就是由虫变小龙的过程，这根虫也不知蜕了几层皮，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

这根虫叫做杨登科。这个名字是杨登科的爷爷给他取的，其殷切期望毕现于登科两个字里。算来杨登科在机关里是根最小最小的虫了，这根虫要想钻进领导肚子里去，便显得更加不易。好在杨登科脑袋削得尖，硬度也够，而且找准了领导的软肋，终于

历经磨难，钻入领导的肚子，成了一条小龙，尽管这条小龙到了最后还是一条小虫。

生逢当世，做虫难，做了虫不甘心，还想成为龙更难。成了龙就出人头地了，就活得人模人样了，可这世上究竟能成龙的永远只是少数，我等芸芸众生恐怕一辈子只可能做一条虫。有些读过我 2003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位置》的读者朋友问我，里面的主人公预算处处长沈天涯是不是我本人，我说既是又不是，想那沈天涯虽然算不得一条大龙，至少可算是一条小龙，我是自愧弗如。可如果谁说《心腹》里的杨登科是我肖仁福，我是只点头，而不会摇头的。我自己就是一条虫，差点还钻进了领导肚子里，几乎要成龙了。这倒不是说杨登科的故事我都经历过，是他灵魂深处的那种做虫的滋味和感受的确是发自我的内心的。

《心腹》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面的《官运》和《位置》涉及的生活层面比较宽泛，在这部小说里我调整了叙述的角度，企图开掘得更深些。这也许有些残酷，我把人性深处的伤痛给割开了，还剝了一块下来，作为标本进行透视和剖析。我自以为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官运》更像是正剧，里面的故事会让你讶然一惊。第二部长篇小说《位置》更像是喜剧，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会使你粲然一笑。而这本《心腹》，我在里面抹上了更多的悲剧色彩，主人公杨登科那似虫的挣扎和屈辱会使你喟然一叹。

谁叫你是一根虫呢？古往今来，是虫就是难逃悲剧的劫数的，这应该不是宿命吧？

前面说过，世间能成龙特别是能成大龙巨龙的永远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都是杨登科和我这样想成龙却怎么也成不了的虫类。其实值得庆幸的倒是我没成龙，才会给虫类或是曾经的虫类写这本书。若成了龙，说不定我早忘了做虫时的切肤之痛，丧失了虫类的立场，不会关注虫类的命运，为虫类而作了。

—

从系主任手上接过那本红壳毕业证书后，杨登科离开了待了两年之久的教室。外面阳光灿烂，草木青青。杨登科不免有几分得意，恍惚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那受人鄙视的小工人了，而成了一名堂而皇之的国家干部。

这么得意着，杨登科回宿舍拿了早已清理好的几件生活用品，绕过宽阔的操场，沿着绿阴如盖的校园小道，向校门口从容走去。

这是贵都市电大。瞧瞧杨登科脸上的沧桑，就知道他是一名成人大学生，而不是满脸稚气的普通大学生。杨登科是两年前迈进这所电大的大门的，通过虔心苦读，克服种种成年人必须面临的困难，终于学有所成，文凭在手了。

不过杨登科也知道现在得意还早了点。自己尽管拿到了大学文凭，实际上还是一名普通工人。不过有了这张文凭，就有了改变工人身份，成为国家干部的最大可能。这是杨登科在心里头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夙愿，他离职跑到电大来泡了两年，主要目的就在这里。

杨登科是贵都市农业局的一名司机，一直给领导开小车。他有一手过硬的驾驶技术，服务态度也挺不错，局里干部职工有口

皆碑。这是他在部队那几年训练出来的，他在部队就是首长的司机。首长肩负着保家卫国的大任，视醉卧沙场马革裹尸为天职，却不愿在小车上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所以对自己的司机要求都非常严格，在部队里能干上首长司机的差事，自然不是一般角色。更何况部队是革命大熔炉，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真可谓藏龙卧虎，能人多的，不是谁想做首长司机就做得上的。

只是杨登科的理想却不是一辈子做一名司机。倒不是司机这个职业低人一等，相反杨登科觉得做一名司机，尤其是单位的司机，实惠不说，也还算是有点面子的，尽管面子不是很大。而且杨登科从小就受过这样的教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出身低微的农村人，能有机会在堂堂市农业局为人民服务，这本身就是天大的福分了。要知道中国十三亿人口，起码有十一亿人想为人民服务还服不上呢。

杨登科不想一辈子做一名司机，这还得从他的芳名说起。

杨登科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取的。杨家过去是很有些家学底子的，祖上就出过好几位秀才。到了爷爷辈，虽然家道中落，但爷爷自小还是饱读诗书，精通文史，在那偏远的乡下也算是经纶满腹了。爷爷深受儒家思想濡染，认为人生在世，重要的是经天纬地，是立德立功立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一心想考取功名，无奈生不逢时，科举废除，断了登科入仕之前途，便把理想寄托在了后代身上。开始是杨登科的父亲，只因世事纷纭，公学送不了，私塾请不起先生，终未如愿。到了杨登科生下地，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饿殍遍地，家里人一个个犯了水肿病，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哪里还顾得上经世治国？但爷爷还是不肯死心，给杨登科取了这个名字，希望他早日登科，成为国家栋梁，以遂夙愿。

大概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杨登科大半辈子了，总是位卑不

敢忘登科。好在他也还算争气，高中毕业参了军，在部队给首长开了几年车，复员没有回农村，而是幸运地进机关吃上商品粮，成了正式的公家人。公家人就是国家的人，生老病死国家全包了的人，或者说吃得的是米箩里的人。在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们眼里，杨登科从糠箩里跳到了米箩里，算是很有出息了，同时也给家乡人争下了面子。

杨登科却觉得自己面子还不够。想想也是的，自己一名普通工人，连国家干部都不是，无论如何是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登科的。那么怎么才算登科呢？在杨登科心目中，至少要做出干部，弄个官做做才算登科。也不要大官，自己这么个起点，这一辈子做大官是没什么指望了。就一个科级干部就够了。登科登科，登上科级足矣。

人生难得的是树立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就好比出门远行，总得先有目的才有行动，尔后一步步向目的地靠近。如果没有任何目的，那无异于行尸走肉，最终什么目标都没法达到。杨登科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行动起来才那么有计划有步骤，才不至于盲人瞎马地乱闯一气。

杨登科的第一步是要把头上工人的帽子给摘了，做上干部，然后再想办法登科进步。

机关里是个等级分明的地方。局长就是局长，科长就是科长，干部就是干部，工人就是工人。谁掌什么权，谁签什么字，谁阅什么文，谁开什么会，谁说什么话，谁坐什么车，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心知肚明，操作起来是一点也不会含糊的。就是一些有关系的部门或是下属单位和下面县里偷偷到局里来送钱送物，谁有谁无，谁多谁少，谁轻谁重，也从没有人搞错过。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职务跟实惠挂钩，身分跟身价等同，还会有谁不喜攀高枝，乐于进步的？正因为如此，机关

里也就没有工人不想做干部的，没有干部不想做科长的，没有科长不想做领导的。只是大家都竞相往高处走，路上自然拥挤，并非任何人都能心想事成，如愿走到高处。

杨登科在机关里呆了近二十年，深谙这层道理，知道工人头上的帽子不是说摘就能摘得掉的。他知道这是个重视文凭的时代，没有文凭做个工人没问题，要想做干部，先得把文凭拿到手才有可能。杨登科也曾尝试过去弄个自考文凭什么的，可他天天出车，根本没时间静心翻书本，就是休息日呆在家里，想坐下来看两页书，却因过了读书的年纪，没看上两行就哈欠连天，书页里模糊一片，像是蒙了一层雾水一样。

这样下去，肯定一辈子也别想把文凭考到手。看来只有想办法脱产读两年书。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容易争取得到的，好多科长副科长想脱产进修，领导都没点头。不过杨登科又想，自己虽然是一名工人，却有科长副科长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天天跟领导在一起，只要将领导服务得舒服了，读两年书还不是领导一句话的事？

当时杨登科服务的领导是一位姓陈的局长。陈局长刚到农业局来时，是另一位姓郭的老司机给他开的车。后来郭司机父亲病故，他回家奔丧去了，临时让杨登科代他给陈局长开车。郭司机是局里人人称道的车技过硬的好司机，还得过省里劳模称号。不想杨登科开得并不比他差，而且服务态度更加周到，深得陈局长欢心。所以郭司机奔丧回来，陈局长就将他提为车队队长，让他协助办公室主任在家里管理车队，而让杨登科做了自己的司机。郭司机已开了三十年车，早有些厌倦了，很乐意地接受了陈局长的安排。杨登科更是正中下怀，铁了心紧跟陈局长，渐渐成了陈局长的心腹。

当领导的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至少也要深谙世

情，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为我所用。陈局长在位几年，就提拔重用了一批干部，深得全局上下干部职工的拥戴，大家工作起来有奔头，积极性空前高涨。杨登科就是看到了陈局长这个特点，才死心塌地为他服务的，巴望他也给自己一次什么机会。

果然，陈局长没有亏待天天鞍前马后替自己服务的杨登科，主动问杨登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没有。杨登科心中暗喜，却不愿把话说明白，而是转了个小弯子，对陈局长道：“陈局长不瞒您说，过去我确实有进修拿张文凭，再回来提干的想法，可自从给您开车后，我却打消了这个念头。”陈局长说：“此话怎讲？”杨登科说：“您是我最敬重的领导，您的品德和才能是我遇到过的领导中最好的，这辈子能给您开车真是我的福分，只要能跟您在一起，我就非常满足了，至于拿不拿文凭，转不转干都无所谓了。”

陈局长尽管身为领导，天天听的都是奉承话，但耳根还没麻木到真伪不分的程度，知道杨登科说的并不全是真心话，是拍他马屁的。但不知怎么的，这话听着就是舒服。拍马屁这个词有些难听，可世上却鲜有不喜欢拍马屁的主。至少人家拍你马屁比骂你娘受用。何况不是谁的马屁都会有人来拍的，杨登科就从没见过谁拍过工人农民的马屁。

也许是杨登科这马屁拍得有水平，陈局长开心地笑笑，不再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等于杨登科的事他没往心里去，不久他就真弄了个市电大脱产学习的指标，将一介司机杨登科变成了大学生，还鼓励道：“登科你就好好学习吧，学习期间一切待遇不变。有了真本事，有了专科文凭，以后转干进步就容易些了。”

原来陈局长什么都给杨登科考虑到了，杨登科还有不感恩戴德的？他只差没跪到陈局长前面，喊他亲爹了。

杨登科没辜负陈局长的厚望，进了电大后一心扑在学习上，

发誓要学有所成，往肚子里装点真货进去。他不仅仅为了一纸文凭，如今仅仅一纸文凭并不怎么管事了。不用到组织部和人事局去查档案，随便到哪个单位的厕所里转一圈，碰到的不是本科生就是专科生，说不定斜眼一瞧，那位不中用尿湿了裤子的还是研究生呢。至于这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来历，当然最好不要深究，反正如今好多事情都是深究不得的。

杨登科却是憋足劲到电大来充电的，而且要充得足足的，真正让自己的素质上一个档次，好为今后的进步打下坚实基础。因此两年的时间里，杨登科心无旁骛，天天家里电大，电大家里，两点成一线，连局里都舍不得花时间回去一趟，工资都由老婆聂小菊到单位去领取。特别是临近毕业的这三四个月里，杨登科将被褥都搬进了电大，吃住一律在学校，说头悬梁锥刺股，没那么夸张，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则完全是事实。就这样经过苦读，克服年纪大记性差的不足，终于把没有掺假的货真价实的电大文凭拿到了手里，算是有了一块掷地有声的转干进步的敲门砖。

想到此处，杨登科脸上不由得浮起一丝浅浅的自豪。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自豪，真切实在，显得有底气，脚下的步子也迈得高了。还忍不住将兜里的文凭拿到手上仔细瞧了瞧，然后放嘴边吻吻，吻得很抒情，像第一次吻自己心仪的女人一样。

不觉得就出了学校大门。阳光很亮，亮得让杨登科似乎有些伤感。杨登科早过了迎风垂泪，对月伤怀的年纪，一时不知这份伤感因何而起。回头望了望身后那块粗大的贵都市电大的招牌，这才意识到了自己伤感的原因，原来是要和这个待了整整两年的母校分手了。不过杨登科觉得这份伤感是如此美丽，他已经好久没懂得伤感了。

忽瞥见大门一侧有一个地摊，摆着各种各样的红绿本子。一旁支着小木牌，上面写着出售各类文凭和证件的字样。杨登科觉得如今的事就是这么有意思，卖假文凭的专挑大学门前的黄金地段，搞打砸抢的则瞄准了官车或警车才下手。

也是怪，这个地摊在电大门口摆了也不只一日两日了，平时杨登科进进出出的，一门心思只想着学习，对此总是视而不见，今天却不知怎么竟引起了注意。大概是自己袋子里就揣着一个文凭，想看看地摊上的文凭究竟有何不同，杨登科不由得向地摊走了过去，弯腰拿了一个红本子翻了翻。原来是赫赫有名的某重点大学的文凭，大红公章，校长签名，一应俱全。摆摊的老头立即向杨登科靠过来，问他需要哪所大学的文凭，价格可以商量。杨登科拍拍手中文凭，说就要这种，老头立即报了两百元的价格。

杨登科没有吱声，心想一所名牌大学才值两百元钱，如果是自己身后这所电大，岂不不值三五十元？杨登科心生感慨，却没有生气，也没有为自己怀里那个毫不起眼的电大专科文凭自卑。因为自己是扎扎实实脱产学习了两年才拿到这个文凭的，这样的文凭没有什么水分，含金量高，跟地摊上这些假文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杨登科撇下老头，提着手上的生活用品，大踏步朝前走去。

还没走上一百米，一辆三菱吉普从身后开过来，绕到前边拦住了杨登科。一瞧原来是同班同学钟鼎文，他跟杨登科一样拿了文凭刚出电大校门。别听钟鼎文名字斯文，人却长得五大三粗，而且是城西派出所所长，往地上一站，确有几分威风。他有单位的警车供自己专用，读电大这两年几乎天天开着警车到学校来上课，杨登科经常搭他的车。钟鼎文生性豪爽，跟大家都合得来，同学们请他帮个什么忙，他总是有求必应。

杨登科二话不说上了钟鼎文的车。钟鼎文说：“到哪里去？”

杨登科说：“我提着这些东西，还能到哪里去？”钟鼎文笑笑，方向盘一打，将杨登科送到贵都市九中。他知道杨登科的老婆聂小菊是九中的教师，他们结婚十多年了一直住在学校里。

警车进了九中大门，来到宿舍楼下，杨登科请钟鼎文到楼上去坐坐，钟鼎文一脸邪笑，说：“你三四个月没跟嫂子在一起了，我在场岂不影响你们的工作？”杨登科在钟鼎文胸前一播，说：“老夫老妻，哪有你说的那么浪漫？”提着东西下了车。

望着钟鼎文将警车掉了头，正要开走，杨登科又喊道：“鼎文你等等。”一边开了一楼自家的煤屋门，将东西往里一扔，转身重新上了车。钟鼎文笑嘻嘻道：“你真狠心，不怕嫂子在家里难熬？”杨登科说：“去你的！好久没去单位了，送我去农业局吧。”

大概二十分钟的样子，警车进了市农业局。

农业局的人见院子里来了一部警车，以为发生了什么案子，都纷纷跑到走廊上来观看热闹。杨登科心里直乐呵，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杨登科想让局里人都知道他大学毕业回来了，而且还是城西派出所所长开着警车送他回来的。有车送比没车送当然要有面子得多，做官的也好，做老百姓的也好，谁图的还不就是一个面子？

警车停稳后，杨登科邀钟鼎文下去看看，钟鼎文说：“所里还有些烂事等着我回去处理呢，这次就免了吧。”杨登科也不力劝，抬脚准备下车。忽想起一事，说：“你身上有烟吗？”钟鼎文说：“你平时也没怎么吸烟，要烟干什么？”杨登科在腮上挠挠，说：“好久没跟同事们在一起了，见面递根烟显得不生分。”

钟鼎文就从身上拿出一包芙蓉王，扔到杨登科身上，说：“坐车没买票，还要敲我的竹杠，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乘客。”杨登科将芙蓉王抛到空中，然后接住，瞄瞄，说：“芙蓉王

可是响当当的名牌，这不是假烟吧。”钟鼎文闻言，伸手要把芙蓉王收回去，杨登科手一缩，塞进了兜里。说：“堂堂派出所所长，估计也没谁吃了豹子胆，敢送你假烟。”

下车后，站在车旁跟钟鼎文招招手，看着他將车开出大门，杨登科这才慢悠悠转过身，收腹挺胸往办公楼走去。

也是旧习难改，杨登科不自觉地就走到了一楼司机班的门外。但他很快刹住了步子，心想自己已是堂堂大学毕业生，怎么还视同为普通的司机呢？这岂不是太没觉悟了？不过杨登科马上原谅了自己，人说培养一个贵族至少得三代以上，自己才在电大混了两年，哪里觉悟得这么快？看来以后还得多加历练才是。

杨登科觉得有三个地方非去走走不可。

一是局长室。是陈局长促成自己读的电大，现在终于学成归来，陈局长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主要还是杨登科意识到自己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转干和提拔还得有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领导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才可能顺利完成。杨登科还知道自己走后，陈局长对别的司机都不满意，又让过去给他开车的老郭替代了自己。陈局长当初还留了话，杨登科读完电大，老郭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杨登科还得继续给他开车。为自己的出路着想，杨登科也得先到陈局长那里去跑一趟。

二是政工科。脱产去读电大时，是在政工科办的手续。政工科蔡科长对杨登科也很关心，曾嘱咐他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学好本领，回来为全市的农业工作和经济建设贡献力量。还主动签字证明杨登科去学习，让他全额报销了学费，而以往碰上这种情况，最多也就报销一半，当事人还得求爹爹拜奶奶说尽好话。杨登科心里清楚，蔡科长这么待你，并不是你长得漂亮可爱，或是留了多么大的人情在他那里，而是他看在你杨登科是陈局长的人的分上。不过不管怎么样，也要人家蔡科长有这份美

意。所以现在回来了，再怎么也得去蔡科长那里去露露面，向他报告一声自己的归来。顺便也把文凭给他们瞧瞧，以后有什么转干的指标，可不要忘了自己这个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

三是办公室。司机们虽然跟领导跑得多，但司机班归办公室管理，平时报张油票，领份劳保什么的，都得进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吴卫东是陈局长主政农业局后提拔的，被局里人视为陈局长的心腹，吴卫东自己也觉得他和杨登科一样，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几年前杨登科刚给陈局长开小车，在综合科干了好多年连副科长都提不上的吴卫东，有事没事就在杨登科前面晃，逢年过节还提着烟酒往他家里跑。杨登科自然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吴卫东讨好自己的意图心中有数，不过杨登科还是能理解吴卫东的苦心，人在机关，谁都是有追求的，于是趁天天和陈局长在一起的便利，有意无意说几句吴卫东的好话，陈局长也就对吴卫东的印象慢慢深起来，不久就给他解决了副科长，后来又在杨登科的暗助下，将吴卫东调进局办公室做了主任，吴卫东就这么成了陈局长的近臣和红人。有这么一层关系摆在那里，杨登科也觉得应该到办公室去走一走，跟吴卫东见个面，交个差，说明自己已经归队，以后还得他多加关照。

打定了主意，杨登科就毅然决然转身，大踏步上了楼。

然而来到三楼，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也不知陈局长在不在里面。过去杨登科因为给领导开车，到省农业厅去得多，那里的厅长处长都喜欢关起门来办公，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显得十分神秘。要递个话传阅个文件什么的，分明只隔着一道墙壁，在墙上敲敲，那一边都听得见，就是走路也只需几秒钟，却硬要拿起话筒给对方打电话，像是隔着千山万水似的。市农业局没有关起门来办公的习惯，平时都敞开门洞，要传话找人，只要破开嗓门朝门外一喊，整栋楼都听得到。局里的人说这就叫做政务公

开，透明度高。只有局长们的办公室偶尔会关上一阵，那通常是找人谈心通气的时候，而且要谈的心要通的气都与人事有关，与一般的业务工作有关的事情犯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的。也有半开半闭的时候，那通常是男局长找女科长女干部谈心通气，或是女局长找男科长男干部谈心通气。这样的時候如果搞全封闭，那是容易引起误会的，弄不好羊肉没吃着，还要惹一身骚。

今天局长室关得这么紧紧的，陈局长如果在里面的话，不可能是跟哪位女科长女干部谈心通气，而是哪位男性科长或男性干部，那是无骚可惹的。杨登科就扬起手准备敲门。可指关节要触着门板了，又犹豫起来，心想领导找人谈话通气，那话肯定是非谈不可，那气也肯定是非通不可的，这么懵懵懂懂敲门，岂不要惊了人家的好事？杨登科的手就知趣地缩了回去。想走开等会再回来，又有些不太甘心，于是将耳朵贴到门板上，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那样子好像小偷下手前探听虚实一样。

听了好一阵，也没听出里面有什么响动，杨登科这才意识到陈局长其实并不在里面。是呀，领导那么忙，有开不完的会，作不完的报告，发不完的指示，赴不完的宴请，你杨登科又不是什么凯旋而归的大英雄，他有专门坐在办公室里迎候你的义务么？杨登科有些泄气，责怪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只好转身走开。还没走上两步，又回头朝局长室瞧一眼，那样子仿佛十八相送的情人，有些依依不舍的味道。杨登科是企望那道门陡然间开启，他好立即缩身回去，奔到心向往之的陈局长的身旁。

可那道门一直冷冷地关着。

现在杨登科到了政工科门外。好在这道门是敞着的，还有不高的听不真切的话声自里面传出来。杨登科身上一阵温暖，心想今天如果政工科的门也是关着的，自己恐怕就要得心脏病，受不了了。杨登科发现自己读了两年电大后，不知怎么的神经似乎